



疯狂的滚石

Body
Rock

《美》杰基·柯林斯 著
张幼斌 等译
海南人民出版社

HIL RAMONE JON FELT
Produced by JEFFREY SCH
Directed by MARCELO

In association with
Angelic Entertainment Group Inc.

疯狂的滚石

[美]杰基·柯林斯 著
张幼斌 李 涛 周志强 译
袁笑愚 黄 斌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叶 绯
版式设计：黄 新

疯狂的滚石

[美]杰基·柯林斯 著

张幼斌 李 涛 周志强 译
袁笑愚 黄 斌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重庆印制一厂排版 重庆巴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7 字数：34万

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万册

统一书号：ISBN 7-80541-667-2/1·165 定价：5.50元

洛 杉 矶

1987年7月11日 星期六

洛杉矶上空万里无云。从圣地亚拉吹来的晨风拂散城市的濛濛烟雾，带给人们一个明朗清新的早晨。懒懒升起的太阳将金辉洒向大地。

克瑞斯·费尼克斯一大早就醒来了，对他来说，这一天不同寻常。他于前一天的下午乘班机离开伦敦，飞抵洛杉矶就径直回到他在此地的住所——富丽堂皇的贝拉尔私宅。进屋后，倒床便睡，现在睁眼一瞧，天已泛白。他翻转身，见辛比莉·怀尔德就躺在自己身边，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爬上床的。辛比莉是克瑞斯在洛杉矶的情妇，幸亏她没叫醒他，否则，惊扰了他的美梦，克瑞斯非把她骂个狗头淋血不可。

辛比莉还在熟睡。她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儿，身材修长，皮肤光洁，柔美的金发自然纷撒，半掩着那张充满生气的美丽的脸。

辛比莉·怀尔德十九岁，是一名广告模特儿，常常在屏幕上抛头露面，年薪丰厚。虽比不上克里斯蒂·布雷克莉那么知名，但她独具风味。前一期的《体育画报》封面上，她身着超窄型比基尼泳装，俏丽迷人，使这一式样的比基尼很

快流行开来。但辛比莉的任何订约都要事先征得克瑞斯的同意。哪怕克瑞斯不在洛杉矶，她也住在贝拉尔私宅里。

克瑞斯思付着是不是该叫醒她，他们毕竟几周不见了。可一想到晚上的音乐会，他便把辛比莉继续留在她的梦境里。如若现在躺在床上的是阿斯特丽德——克瑞斯在伦敦的情妇，他一定早就不得安宁，阿斯特丽德在床上总是精力充沛。

克瑞斯第一次见到阿斯特丽德，是四年前在巴黎。她是个服装设计师，他的经纪人雇她给克瑞斯设计几条皮制裤。裤子制成后，他们便不是一般的主客关系了。阿斯特丽德今年二十八岁，虽说比辛比莉大九岁，但她具有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的气质，长发秀腿，白净的胴体，宽大的臀部，这一切足以让任何男人心满意足。

克瑞斯悄然下床，朝浴室走去，浴室四周都安装有玻璃镜，现代化设备齐全。他将脸凑近镜面，陶醉在自我欣赏中。

克瑞斯·费尼克斯今年三十八岁，蓝灰色的眼睛热切而执着，淡黄色头发直立高耸，面容轮廓分明，他高矮适中，身高一米七八，浑身肌肉隆起，显得精悍有力，使得摇滚乐巨星斯普林思顿和迈克·杰基尔都相形见绌。

克瑞斯·费尼克斯是一位摇滚乐红星，一位名震全球的摇滚乐巨星。

也有人说，克瑞斯·费克斯简直是一位摇滚乐的传奇人物。

克瑞斯对这些街头巷尾的议论充耳不闻，他所关心的是谱曲、高歌。一把出色的吉它在手，就像一个普通的年轻

人。克瑞斯最求实惠。除了洛杉矶，他在伦敦也有一套宽敞豪华的住宅，两地都有漂亮的情妇，一年赚得几百万美元，买上几辆高级轿车。尽管他闻名遐尔，富甲一方，但他并不觉得高人一等。反之，他总觉着自己不过是伦敦近郊梅达·瓦尔地区的克瑞斯·皮尔斯，那个孩子的母亲为别人擦洗地板，继父开公共汽车。

“噢，天哪！你真越来越有魅力了。”辛比莉光着身子走进浴室，“你把我想得苦哦，克瑞斯。”说着，她伸出双臂搂住他。

这时，阿斯特丽德的身影从他脑海中消失殆尽。

“我也想你，宝贝。”他迎住她富于激情的吻。

丰满的乳房在他光光的胸前摩挲着，克瑞斯感到一股股热流在身体中激荡。

克瑞斯极不情愿，但还是坚决地推开她：“辛比，你知道我的规矩。今晚我要在马克斯·赛裘恩的晚宴上演唱，那王八蛋！”

揉抚着他的腰身，她拢着他轻轻摇晃着：“什么时候能为我举办个人演唱会？”她用她最富性感的声音甜腻腻地说道：“就破例这一次吧！我会乖乖的，”她有意顿了顿，“一定乖乖的。”

克瑞斯从未破例。无论谁，即便是眼前这位娇美的辛比莉·怀尔德也不能坏了规矩。一旦有演出，他就象一位即将投入战斗的拳击手，在激战之前，他养精蓄锐，不到比赛结束，绝不耗费一点精力。

“等我演出过后，”他许诺道，随即打开淋浴笼头。

辛比莉满脸的失望，沮丧地撇过头去。

“你别急嘛，亲爱的，”他咧嘴一笑，待细水洒满全身，拿起柠檬型香皂。

泡沫满身，他感到舒坦惬意。透凉的清水冲去他的躁动，他顿时觉得清新而爽快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讨厌，在那混帐的晚宴上演唱。

克瑞斯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有多么厌恶那位音响公司的巨头——马克斯·赛裘恩。

但他无可奈何，只能乘机应招而来，他只得这样做，别无选择。

雷菲阿娜走出马克斯·赛裘恩的专用飞机，见机场无喧杂的人流，心中顿感释然。她钻进早已等候在一旁的高级轿车梅塞德斯，生硬地朝司机点点头，示意开车。

谢天谢地，她想，抵达旅馆前，再不会有人来打扰。

她错了。车一开出，司机就叫她拿起车上的受话器，“赛裘恩先生的电话，”他恭敬地说道。

“谢谢，”她语调平缓。每走一步，都有马克斯·赛裘恩的影子，即使去浴室也难摆脱。

“喂，是马克斯？”

“马克斯先生有话要说，”是非比的声音，他是马克斯的私人秘书。

雷菲阿娜等着，马克斯喜好让别人等他，对这一点，她已多见不足为怪。

“你带香烟了吗？”她问司机。

“我已戒烟啦，”司机歉意地耸肩，“我可以停车下去

给你买一包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，”她猛地摇摇头，她也早就戒烟了，但现在她想解解闷气。

“是雷菲阿娜吗？”马克斯的声音，就这腔调，永远也脱不掉的欧洲口音。

“是我，马克斯。”

“你来了。”

“我当然得来，不是你把我召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飞机上一切如意吧？”

“很舒服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他清清嗓子，“我在厄米达基旅馆给你预订了一套房间，你到那儿后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
你当然会，也许恰好在我进屋的一瞬。“好的。”她平淡地说道。

“雷菲阿娜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不后悔你的决定吗？”

“我当然会后悔的，马克斯，我当然会。”

你没给我其它的选择，想着这，她绝望地将双手插入长发中，深深地叹息一声，靠倒在豪华皮座上。

雷菲阿娜，她就只有这么个名。

雷菲阿娜是个吸引力非凡的美人，脸部轮廓分明，绿澄澄的眼睛，恰到好处的颧骨，富于性感的双唇，略黑的肤色，齐腰的黑发粗直而富于光泽。她身材苗条然而丰满。对男人来说，她韵味无穷，但丝毫不带色情。

在众多的歌迷看来，雷菲阿娜的身价几乎是陡增于一夜。一年半以前，她还鲜为人知；可如今，她已举世瞩目。有她的地方，就有照相机的闪亮和咔嚓声。她的磁带打入国际市场，刷新着一个个销售纪录。

她原以为，当上明星，便有了一切：自由，自在、自主；可现在这明星带给她的，却是马克斯·赛裘恩的阴影，她好恨。

“博比·蒙德拉，你知道人们有多么喜欢你吗？”一个漂亮的黑女人坐在圆桌旁，柔情地问道。她的名字叫萨拉。

博比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，“你告诉我，快说呀。”

博比·蒙德拉正在而立之年。他皮肤褐黑，身材高大，体魄健壮。

“这就告诉你，亲爱的，”萨拉兴奋地说，从桌上抓起一叠报纸，“这篇文章是关于你的最新磁带‘复活的蒙德拉’的报导。”

博比取开墨镜，又重新戴上。这个动作他每天都要重复上百次，他实在无法接受双目失明的现实。

“天哪……嘘……”，萨拉自顾自地惊叹道。

“我知道报上写些什么，”博比平静地说，“一个月来，我的磁带销售量在‘魂’乐※注中居于首位。

“一个半月，”萨拉纠正，“整整六个月，到今天还很热门，”她停下来，喘口气，“噢，这儿称你‘蒙德拉先生’，我

※注：魂乐：由黑人歌手发展和推广将强节奏音乐与非洲音乐揉合在一起的音乐。

想你早就听过为磁带作的醉心的广告，就更不用说《洛杉矶时报》上的内容了。还有……”

“到底报上都说些什么？”博比打断她，“别再兜圈子啦。”

“说些什么？”萨拉庄重地启口，“那就是，在整个国家，在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大地上……”

“别在这儿长篇大论好不好，宝贝。”

萨拉毫不理会，继续她的演说，“在每一个乡村小镇，人们都迷恋你，亲爱的，我是说，他们都真心诚意地爱着你”。稍加停歇，她推开那叠报纸，“还想听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他不动声色地回答，以此掩盖自己的急切之情，可她太了解他，什么都瞒不过她。

“这是《旅行者》报，”萨拉又拿起报夹，“博比·蒙德拉是当之无愧的“魂乐”之王。他将满怀的激情，如此完美地溶于歌声中，欣赏“复合的蒙德拉”是一种享受，”她又停下来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不错”

“嗨，这儿还有更好的呢！”

“你别坐那么远好不好，到我身边来。”

“博比·蒙德拉的复出，给人们带来近十年来最杰出的“魂乐”之歌。那次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后，蒙德拉所创造的奇迹，更令听众瞩目。”

报纸一张张翻过，萨拉一段段念着，她声调甜美。

博比静静地听着，禁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他终于又成为全国第一，这真太棒啦。在这之前，谁都把他拒之门外，那时人人都认为他江郎才尽，他不过是颗昨夜之星。

所有的人都是这样。

除了萨拉。

还有马克斯·赛裘恩。这个狗杂种！

霎时，博比的愤恨之情满溢。但又是马克斯·赛裘恩给他复出的机会，使他重新登上宝座。

“够了，萨拉，”他打断她，“今晚有演出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”

“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答应参加今晚那讨厌的募捐演出，”她抱怨道，“马克斯·赛裘恩和他的富豪朋友们完全不值得你去为他们添欢助兴。尤其这是你出事后第一次登台，你更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舞台上。”

为什么每个人，包括萨拉在内，都把他的失明说成是一场意外事故？那绝不是事故，天知道！那是蓄谋已久的一次陷害，总有一天，他会知道谁是这一切的策划者。

“今天可是名人聚集。”他简短地说道。

“是她的相召，”萨拉轻蔑地一笑，便挽着他的手臂，将他引入卧室。

是她的召请。在那天之后，博比再没见到她，也再没得到过她的只字片语。那个冷酷无情的淫妇。

罗瓦·赛裘恩——马克斯夫人。一想到即将同她再见，他既感兴奋，又觉作呕。他思忖着她会干什么，或者说些什么……

上帝呀，别让我还蒙在鼓里，我不能老是身处迷雾，我必须知道真相。

好像知道他还在想另一个女人，萨拉又折回卧室，“轿车三点钟来接你，我什么时候叫醒你？”声音冷淡而正经。

“一点半吧，”他伸出手去抚摸她光滑的面颊，“到时我想要一块配有熏肉的三明治，行吗？”

“我可不是你的居家厨师。”她生硬地说。

“当然不是，我亲爱的，这世人没一个人做的熏肉三明治抵得上你做的可口。”

她无可奈何地深叹了一口气，她清楚自己心甘情愿为博比·蒙德拉做任何事情。

萨拉出去了，博比独自一人留在室内。他朝床边移去，脱下衣裤，躺在床上。

罗瓦·赛裘恩。思绪已经打开，他挥不去她的影子。

取下墨镜，他无望地想，恐怕这辈子再也不能直视她了。

罗瓦·赛裘恩的珠宝收藏，早有名气，但对今晚该戴哪些首饰，她还未拿定主意。哈里·温斯顿绿宝石艳绿而富丽，脖子上系一根钻石项链，配上耳环和醒目的戒指，再加上一副华贵的手镯，会显得高雅别致，可她在二月十四日情人节的一个宴会上已戴过这套珠宝，后来又参加过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布大会。同样珠宝首饰一年戴两次就足够了。她取下绿宝石，换上那套卡蒂尔红宝石。

哦，这些真是华丽漂亮的小玩意，但对今晚的宴会，颜色似乎过于鲜艳。

紧接着，她从保险柜最底层拿出一个天鹅绒沿边的红色首饰盒，里面装有她新近买的钻石项链、手镯、耳环。不用说，这些眩目的珠宝配上她的金发和式样新颖的礼服，啧啧

赞誉声将不绝于耳。

夏日傍晚的海滨宴请——罗瓦·赛裘恩一个简单的念头，在世界各地却反响巨大。罗瓦和丈夫马克斯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住在罗瓦诺恩，这是一个面积为二十五英亩的宏大庄园，座落在一处能俯瞰太平洋的陡峭海岸上。庄园里有两幢第宅，其中一幢是专为来往宾客准备的，有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，三个南北朝向的网球场，一个录音室，一个设备齐全的体育馆，一个豪华的电影播放室；还有几个马厩，里面饲有几匹昂贵的阿拉伯纯种马；再加上一个宽敞的停车场，里面停放着马克斯搜集的老式小车。

罗瓦诺恩常被当作周末聚会地，可这个周末不比寻常。罗瓦与马克斯举办这次宴会，是为杰克·海兰德州长募集竞选总统的基金的宴会——这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盛宴，届时有五十对富豪权贵光临，入场券是一对男女十万美元。人人都想得到青睐，都急于抛洒出巨额美金以换取一张入场券。这些钱不过是为未来投保，因为有眼光的人都清楚，海德兰州长在下届总统竞选中，获胜希望无疑最大。

罗瓦经过慎密严格的筛选，拟定出最后名单，这些可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：最有钱的、最有权的、最有才华的，最有名的，各有其人。她没邀请好莱坞人士，她要的是实权阶层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杰出难得的明星。她如愿以偿，他们正从世界各地飞集于此。

她为晚宴作了一番别出心裁的安排：先由莉莲安娜餐馆备办五道菜的露天宴席，都是精美佳肴；紧接着便是音乐会，由三位目前世界上唱片销售量最高的红歌星登台献技：摇滚乐传奇歌星克瑞斯·费尼克斯；东山再起的博比·蒙德

拉，还有青云直上的新星雷菲阿娜·塞瑞。

仅一个晚上，五百万美元竞选基金便滚涌而进。

她戴好那套新买的珠宝，又小心地取下将它们放回盒中。派它用场的时间还未到。

罗瓦·赛裘恩四十出头。她举止优雅，皮肤棕黄，鹰钩鼻，有着一对迷人的紫色眼睛，不少男人被这双眼睛勾得神魂颠倒。她并不十分漂亮，却具有不容抗拒的诱人魅力。对饮食的节制和讲究使她苗条得体，在服饰的陪衬下，她更显雅致。

“打扰了，赛裘恩夫人，”她的私人秘书罗顿·圣约翰推门进屋，“赛裘恩先生的电话，在您的专线上。”

“是嘛？”她真想告诉罗顿去叫马克斯滚开。可这念头一闪而过，她知道现在不行，她要继续靠马克斯·赛裘恩一步步爬上顶峰，她已经长时间地忍受，不能前功尽弃，不管她心中存有多大怨恨。

史彼得就爱钱，可总是得不到，钱像是不喜欢他。每当他要发财，就会厄运突降，到口的肥肉会因那些蠢笨的女人白白溜走。他一有点钱，就会被那些街头女郎囊括一空；要是他干正经事挣点钱，这种事虽不常有，但毫无疑问，他前妻的律师会在他第一次领薪水后几小时找上门来。他妈的干嘛就自己这样晦气？他搔耳不解。

时来运转。第一次遇见乔治·史密斯，史彼得就清楚自己快交好运了，乔治·史密斯一看便是一个干大事的人。他需要自己，他也只能找上自己。谁都知道他是整个南部加州

最出色的司机。

在这之后，他们又见了几次面。今天就是他交好运的日子，史彼得对自己该干些什么一点都不含糊。

在他那一间屋的公寓里，史彼得穿上从好莱坞衣商那儿租来的灰色司机制服，站在穿衣镜前仔细端详。

他矮了点，管他妈的，拿破仑不也是个矮个子吗？

他脑袋尖峭，管他妈的，著名演员伯特·雷诺德不也是这样吗？

他眼睛眯缝，管他妈的，谁说就大眼睛好看？

除去这些，史彼得对自己其它部位的长相很是满意。在他看来，个个女人都会为自己倾倒。对付女人，他可是个一流的专家，但得除去他前妻。那臭娘们，就会跳脱衣舞，就会唠叨找岔子，扰得人不安身。

史彼得觉得这身制服套在身上合适得体，他悠然自得，朝自己满意地点点头。机会来了，千载难逢，他可不想白白放弃即将到手的大把钞票。

维凯·福克斯恨不得在咧嘴奸笑的汤姆屁股上狠踢一脚。男人简直是一群馋猫，见到有姿色的女人就动心，差不多每个男人都这样，不过，也有例外。

维凯·福克斯闪念想到史密斯——他就是个例外。但他太小瞧人了，不是人人都骗得过的。维凯·福克斯可不是傻瓜，她与人打交道，不出十分钟，就能猜出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乔治·史密斯，别以为能自圆其说。第一次接触，她就知道他用的是化名，不一会她就清楚他在打什么算盘。

“你怎么没戴乳罩呀，小甜心。”汤姆色迷迷的双眼在她

身上探寻。

现在可是她最不上看的时候，脂粉不施，满头红发被束在脑后，硕大的双乳、窄长的腰肢、壮实的臀部都被紧紧地裹在褐色制服中。要是看见她美丽的身子，他非颠狂不可。

“就你那贼眼尖，”她娇嗔，一汪秋波荡去，“这可不关你的事，混小子。”

汤姆是罗瓦诺恩府宅的安全总管。自从维凯来这里工作一个半月来，只要能讨她心欢，她让他干什么都行。

“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，”他垂涎道。

“我问你，”她舔舔双唇，腰身一扭，“你等会儿要干嘛？”

听到这话，他俩都放声大笑。等会儿干什么还用问吗？不就是那人们热望的音乐会吗？那时，汤姆只能呆在监察室里双眉紧皱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，巡视府宅各处的安全防范。

“唉，可惜我们不能在一起看音乐会，”说着，维凯随意地拉扯开制服上的一颗纽扣，紧接着又是一颗，慢慢的又是一颗。

汤姆差点被咖啡呛住，“妈呀，你有这么大的……”他惊叹。

话没说完，有脚步声传来。

维凯飞快转过身去，系好衣服。汤姆喘着粗气走出厨房。看来，到时要引他上钩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她对此信心十足。

在市镇，马克西姆·瑟瑟利走进莉莲安娜餐馆，这是贝弗利山唯一的一家高级餐馆。马克西姆·瑟瑟利现年二十

九，身高一米八三，体重一百零五公斤，典型的瑟瑟利家族的后代。他头发黑而蓬松，油光滑亮地往后披着，眼睛细长而阴沉，鼻子显大，双唇又太薄。但看上去，给人一种冷面硬派的英俊感。

他，便是名声赫赫的卡米尼·瑟瑟利的儿子——近阿密最大的毒品走私犯。

儿子可不是父母的翻板。马克西姆只身一人，独闯加州，他要凭本事自己闯天下。

“唉呀，乔治，”肥胖的卡萝热情向他打招呼。她正坐在柜台里，是他的直接上司，即便在接电话，她那双眼睛依旧扫视着来往进出的侍者。

马克西姆点点头，在这儿，人们叫他乔治·史密斯，这个名字挺不错，叫起来上口。

“今天好热，是不？”卡萝娇声问道。

马克西姆简短地说声“是的。”

“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”他第一天来这儿干活起，她就盼望能同这位俊美的侍者搭讪，现在正是机会，“你当过演员，是不？”她满怀希望地瞧着他，“我猜着了，是不是？我的猜测，总是八、九不离十。”

马克西姆再点点头。谢天谢地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最后再忍一下，明天，他便飞往巴西，身上携带着马克·赛裘恩夫妇慷慨奉送的巨款。

想到这，马克西姆·瑟瑟利急不可待。